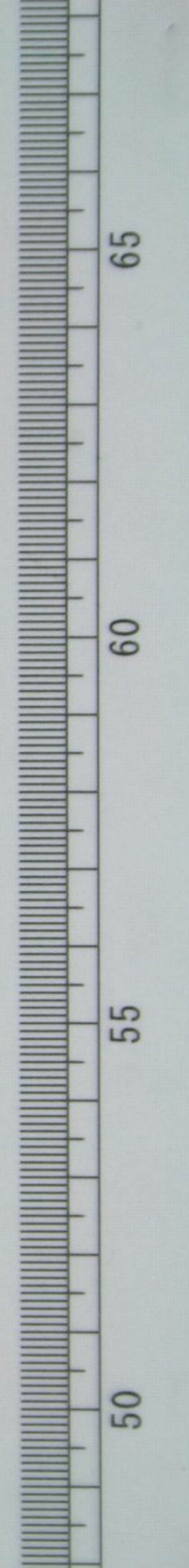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48



龍威秘書七集

吳氏說鈴攬勝

第三冊

板橋雜記

余懷

揚州鼓吹詞序

吳綺

匡廬紀遊

吳闈思

遊雁蕩記

周清原

甌江逸志

勞大與

010190608498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some faint ink smudges.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為序予聞閱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為案頭着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良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為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為艷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

言錄
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
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
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
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
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
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
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楊州一片歡
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
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

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
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
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
京夢華之錄標岬公蚬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艷
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
於是作板橋雜記

板橋雜記

上卷雅游

三山余懷澹心著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
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
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
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愁界之仙都
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

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
則銅環半啟珠箔低垂升階則獬兒吠客鸚哥喚茶
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
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竹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
綢繆宛轉統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
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
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
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

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
淫蘭湯灑灑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沉水用煎
馨聞數里入夜而掀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
卞爲首沙顧次之鄭頤霍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墻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
鷺峰西寺夾之巾山東花園且其前秦淮朱雀桁遠
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清
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携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

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
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窓
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旣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
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
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搥擊鼓蹋頓波心自
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
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
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園燈火從天降萬片珊

瑚駕海來又云夢裡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
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粧又云神絃仙管
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迴鶴舞銀
城雪窖開皆定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
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
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
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安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
得人聞矣

暮展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
賣遍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
紆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
中開於枕上真媚夜之淫葩帶人之妖草也建蘭則
大雅不羣宜於紗櫺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
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
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粧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
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櫛已成
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
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粧艷
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
是時世粧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
留連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
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
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鴛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
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為才子佳人而設逢
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
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
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
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
文戰之外篇追夫士也色荒女令情倦忽褻傲而金
盡亦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恒情實治遊者所
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餠糖小菜

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
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整
春浩浩樹色晚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
也

虞山有琵琶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
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
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
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晁采惜別留歡恨
馬蹄勾闌月白夜馬啼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懽娛

伴我歸別樣風懷屏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

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

生澁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興

周禹錫聽舊曲新詩壓教坊縷衣垂白感湖湘開

聞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安娘鄭女英小名安始詩

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

場梨園往事泪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

小娘舊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鬪嬋娟秦淮絲肉

中宵發玉律拋殘整翠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

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酸滯

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門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

歌者不能不畫壁也

八瓊逸客曰此記須用冷金箋畫烏絲欄寫洛

神賦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之蛟龍篋中薰以

沉水迷迭於風清月白紅豆花間開看之可也

板橋雜記

三山余懷澹心著

中卷麗品

余生萬歷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
 蓮花幕中為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
 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
 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
 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
 在五國城猶為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

詞金
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縈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
格溫 and 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
兼擅生且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荆釵記扮
王十朋至見孃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
盡傾老梨園自嘆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
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

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
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豐
而狡蕩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即
暱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屬友
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
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
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真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
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旣合睇兮又宜笑始閑

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
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
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
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廿數竿晨夕洗桐拭竹
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三余每有同人詩文之
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視席曆諭麤蕪鄧梁
供茗菓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
於亂於時流寇江江左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眾莫
不艷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粧飾謝

省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驟勿與通惟
二三知己則懽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
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
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
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
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
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
襟余歛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兒女曰媚
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

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嘗爲汝媒
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
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
革後秦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
披幃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
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度爲菜園問其老梅
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
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鬢猶卜舊金錢
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
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
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
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妮珠市
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問坐李大
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卽往訪之闖入臥室
值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而色微黃眉如遠山
瞳人黠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
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間房甲申之變移家

雲間問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
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噴其面將手
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
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俊女子也而有鬚眉
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
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
卯張奎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耀靈西
匿繼以華燈羅幃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

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
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
齷倚門市媚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
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
素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曩
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薦胥生能醫生
得入見人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
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
壁立獲吳氏資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

言金
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闈間仍
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孃雖老尙有風
情話念舊遊替焉出涕真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
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觀張好好感舊論
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
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酒盡滿
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爲今日而說余卽出素扇以貽
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床以哦哀動隣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群鬢髮如雲

桃花滿面已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書蘭追步
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爲南曲第一家有眉樓
綺窓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
香煙繚繞簷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
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
粧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厨
食品差擬卮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
艷之者雖多如之者亦不少適浙來一僮父與一詞
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

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
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莊
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誑楚之
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煞一時之風景
云云僉父之叔爲南少司馬見檄斥僉父東歸訟乃
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蕃堂中願登場演劇爲
余壽從此摧幢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尙書
芝麓尙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龔士得眉娘佐
之益輕財好隣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尙書

詩文及乞畫蘭者纖箋動盈篋筒画欸所書橫波夫
人者也歲丁酉尙書孳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
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
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
郎中翰王式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
郎水部王恒之同居南曲呼姊妹行首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
在焉時尙書門人楚巖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樽下
褰簾長跪捧卮稱賤于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
然爲罄三爵尙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

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尙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旣屬龔氏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綉繡保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爲人妖後龔竟以顧爲亞妻元配董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董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

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徒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尸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

喪母他病賃居以栖隨如臯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
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
辟疆御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
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
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
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堤呼出見月明勝雪
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
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偕病愁多又云亂梳雲影下
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細盒金釵渾拋却高家兵馬

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
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卜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上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
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畫十餘紙
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棊几地無纖塵見客初
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
倒尋歸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邨學士作聽女道
士卜玉京彈琴歌贈之中所云昨夜城頭吹簫築教
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

私更粧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剪就黃緇貧入道携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閒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滿意進柔柔當夕乞身下髮後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

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歛手面發頰乞畫蘭亦止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朶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携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屢恒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歿家中替後嫁一貴官穎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

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闔戶焚香淪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做大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憫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畧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淡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賃屋書谿里葦門圭甍風月淒涼屢爲健兒僮父所厄最後爲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

守以牛頭阿剎也客有王生者挽合居間營救借往訪之風鬟霧鬢顛悴可憐猶援琴而鼓彈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鶉啼不忍聞也余說內鄉許公屬其門生直指使者縱之後還故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兩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賑其貧悴將携歸置別室突溝一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憫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艷豐而逸骨體皆媚天生尤物也善奕棋
吹簫度曲長而修容留仙臺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
携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
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瘡發鄉其半面嫩歸吒利
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灑灑如出水
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
師推爲獨步然終以誤墮烟花爲恨思擇人而事不
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聰以詩畫

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郭聖僕有二妾
一曰李陀那一日珠玉耶聖僕歿龍友得玉耶并得
其所蓄書畫瓶研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
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宏光帝
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鍼搆黨煽權撓亂天下以
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
有連亦被烈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
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
遺種也猶存老女丐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

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真州鹽費用千金購得奉漂陽陳公子公子昵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跌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脚又謂之內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室間物也富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三千人抵鞬汗山入陁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題四字顏其室亂後

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頗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從文藝粉指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楊州顧爾邁字不盈鎮遠侯介弟也俠威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容大飲效陳孟公高季武

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飲沾醉有醉而
逸者鎖門脫履臥地土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
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揖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
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清疲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
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脚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
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裡帷不與之接
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負名士是何

物值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
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
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艷治之名亦相頡頏
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
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艷花推月主盟蛾眉無後輩蝶
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

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
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裡偏來見楚王武
塘魏子中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
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
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透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
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上月諸姬并
著迷香神雞之勝又何羨紅紅舉舉之名乎恐遂湮

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於卷尾以
備金陵軼史云

三月字微波母胞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
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願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
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樓霞山下雪洞
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
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
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墻品藻花案設立層臺
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

屈卮南曲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繡之於幌巾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蘅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携月赴任寵蒞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歷一寒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

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恆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荆釵蓑布風妹滿幼小好戲弄弱宛輕盈作嬌娃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余懷有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

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堂武之謝秋
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人官白
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
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
熱或歌或哭亦自嘆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
旣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
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
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
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叫咄罵韓生負心禽獸

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
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
心未死香香一縷是芳魂

板橋雜記

下卷軼事

三山余懷澹心著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紉茵浪子蕭灑詞人
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疊
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
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轉雖宋廣平
鍊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
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

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爾喪失平生之守見
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
編輯斯編雖曰傳芳實爲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
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
中投轄轟飲俾書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爲樂錢
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著
是也

嘉興姚壯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

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
燈火笙歌爲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
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
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
公遠宋維章申彪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
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
大娘手碎其頭上駝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

戴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
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閨者拒口出褻語且
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
桃葉渡口與舊院爲隣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
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
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卽到樓館插瓶花焚
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
此僕婢皆感之猫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

樞密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篋片一名張魁不許復
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洒削得芙蓉露治之良已整衣
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
搔頭弄姿持簫摩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
肆爲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
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芥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
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
唇飯非四槩冬春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
椽燭不可開眼錢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

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
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甯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
瓶花執爐香洗芥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
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
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
中一老嫗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
及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
中雉皇冒辟疆盟於肩樓則梁作盟交甚奇甚

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
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
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
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
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擎真神仙中人也宏光朝加中
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
沒田產遂無立錫羣姬雨散一身孑然與傭丐為伍
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

言金
入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
曰我徐青君也兵憲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
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爲人代杖
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
藉甚至且曰君尙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爲查
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其自造非欽產也
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
活吾觀南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爲業杜少陵詩
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嗚呼豈虛也

哉

同人社集松風閣雪衣眉生皆在飲罷聯騎入城紅
粧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紉章扮武
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亦壽九十餘 題

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烟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
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着紙衣齒高跟
屐佯狂沉酒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擊大司馬門

鼓送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
或時闌入梨園毬上爲參軍鵲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
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
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
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
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
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
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

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
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
間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
直至臥房排闥闕張勢如盜賊如須下床跪稱大王
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
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
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傳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沈溺
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
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驚
弓之鳥遽為透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時節
因緣不得不為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
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景本無多
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壇長同時推為第一王式之中翰王
恒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搃持柳耆卿依稀

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
人客強見之一指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
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為名妓忽為匪
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夢錫兄弟及姚
翼侯張鞠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嶮菴僅而得免
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
玉色倭墮如雲量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
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蘭叢及玉峰女士馮

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
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
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
上衣履狼籍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柱樹也蘭叢賈
其餘勇尙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
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首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
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
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

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具音節尤工琵琶
與雪苑侯朝宗善閩兒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
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
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鍼
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
生大爲錦衣馮可宗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首作青
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
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
絃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

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
白夢斷何年行雨踪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
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
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
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問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
飄颻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
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夢篔簹引

幾度宮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烟良夜知心畫閣
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
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
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卽欲效章嘉故
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邸舍索筆漫
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
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
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每厭薄青樓以爲

不可一日居甲甲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
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
妓女悉被擒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
身自奮哭罵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郟城縣之李家庄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
掃雙蛾問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
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徧身塵土向天
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鵲怨漢家驚傳縣吏點
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髻髮

也驕人未書云吳中難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
芳之葵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
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幣
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
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夾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
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
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

內盒奩來往鬪芳隣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
百絡盛裝殺飢春滿檠豹胎閒挾鯉冰脆烏檀
分檣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
呈絲逞竹會心歡哀鈔裨金走情友闌堂一月自
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
人隔牆住

揚州鼓吹詞序

廣陵吳綺園次著

文選樓

在府城小東門文樓巷內卽今之旌忠寺也相傳爲
昭明太子文選處煬帝常幸此樓見宮娥倚欄風飄
彩裾因而色荒愈甚夫蕭梁廟社皆已成灰飛滅獨
是維摩讀書之處在在有之其當年霸業乃不如敝
簾一編流傳千古也

爭春館

說令揚州鼓吹詞序

一

在郡治內園多杏花唐開元間太守大宴每一株立
一伎于傍題其館曰爭春宴罷夜闌聞花有歎息聲
今則坊前碎錦不可復見其風流盛事已逐烟銷而
花神亦歸天上矣

東閣

在揚州法曹解中有梅一株何遜嘗賦詩其下後居
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曰花適盛開遜於東
閣延諸名士醉賞之杜甫和裴迪詩有東閣觀梅動
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蓋謂此也楊用修辨之

甚力然唐去梁不遠拾遺之詩必有所見也

蕃釐觀

在大東門外漢后土祠也宋政和易此名有瓊花一
株類聚八仙草色微黃而香歐陽修作無雙亭覆之
因呼瓊花觀淳熙間壽皇移之南內逾年而枯送還
復茂紹興辛丑金主亮揭本而去及元時其種遂絕
嗚呼一花之微而盛衰各有其時今則餘蘖無存徒
堪歎息何況唐昌仙女不可復見乎噫余之所慨豈
獨一花也哉

謝安宅

在新城內今法雲寺也按晉謝安鎮廣陵時居此手植雙檜至唐猶存夫典午渡江符秦乘釁非安殆將不保棋墅逍遙東山攜妓亦何損於文靖哉此檜與召伯棠並傳矣

董井

在大東門外兩淮運司廳後卽漢董仲舒宅也廣川先生爲漢大儒使終所用必有可觀惜其見忌當軸遠置江都此地之幸先生之不幸也

石塔寺

在府治西唐木蘭院也相傳王播微時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始鐘播題詩于壁有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之句後二紀出鎮揚州向題處僧已碧紗籠矣乃續云三十年前塵撲而而今始得碧紗籠播亦可爲得意矣然炎涼多有世皆若輩漂母亦豈易得哉

鬪鴨池

在府城西漢孝景帝封易王非于江都王治宮苑好

說鈴

揚州鼓吹詞序

三

佚游常與寵妃李陽華浴此池爲鬪鴨之嬉又按王
故後陽華之姑嫁馮氏陽華老與馮氏同居猶畜鬪
鴨于池上今城內有鴨塘疑卽此地董仲舒日以正
誼明道之說陳于王前而不能移其所玩甚矣聲色
之好人人甚深也

重城

在郡城內唐盛時每夕妓館燃絳紗燈數萬粉黛綺
羅之盛甲于天下時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之爲
書記牧嘗夜出私在宿焉僧孺密令街卒數十輩護

之後擢御史將行僧孺餞之曰君貴人也然當持重
牧始猶以爲諱僧孺命取一匣以示則皆街卒密報
也曰某日某夜杜書記宿某妓家無恙云云牧覽而
泣下再拜夫牧才不羈固傷佻達然憐才如僧孺者
復何人哉

康山

在郡城徐寧門內相傳爲開河時積土所成明康狀
元海以救李夢陽罷官隱居于此狎狂玩世終日對
客彈琵琶痛飲而已因以此得名後爲少廷尉姚思

孝別業余少時曾讀書于此季子難逢空笑塵編之
有臺萊妻不爨誰知舊井之無禽每一經過不勝今
昔之感也

蕪城

在江都縣西蜀岡上卽吳王濞故都也竟陵亂後城
邑荒墟後臨海王子瑱事同於濞故鮑照作蕪城賦
以諷今廢興屢易舊跡都湮茲值兵燹以來幾爲灌
莽照所云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者能不復見乎嗟夫
治亂相等易其有極燕雀處幕吾恐參軍不知費幾

度唏噓也

蜀岡

在府城西延亘四十餘里一名崑岡鮑照蕪城賦軸
以崑岡蓋指此也上有蜀井相傳地脉通蜀而一郡
勝境皆萃于此郡人之藝花者亦多居之

隋宮

在府城西七里大儀鄉按史大業元年敕長史王宏
大修江都宮有西宮臨江歸雁松林楓林九華九里
大雷小雷揚子等宮今則珠簾玉卮化爲蔓草寒烟

言金
矣夫紫泉已鎖烟霞而彩樹難禁兵燹帝亦寧知鐘
鼓暮鴉更無棲處也然帝引鏡自照亦有早識但夢
醒吳公都無改悔其何故哉

迷樓

在城西北七里煬帝以浙人項昇進新宮圖遂建此
樓使穉女居之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
蘇名香使烟氣霏微有若朝霧謂之神仙境樓中千
門萬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極自古未有人誤入者終
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之曰

迷樓後爲唐兵所焚仍卽其地造鑑樓焉余兒時猶
及見之今則爲觀音閣嗚呼六代繁華都歸劫火昔
日雕甍今成寶地迷樓可鑑鑑迷樓者復何人哉

月觀

在隋苑中人業十年選殿脚女使給事月觀帝月下
幸之常凭蕭后局說東宮時事又命后誦雜憶詩乃
曰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后又言時多盜賊奈何
帝曰朕亦知外間有人圖儂然終不失爲長城公
耳後及于難死葦雷塘求所爲長城公者亦何可得

哉

螢苑

在隋苑東南二里按大業中帝徵郡縣貢螢每逢清夜放之光照山谷杜牧之詩秋風放螢苑指此然不若玉溪生一語於今腐草無螢火更爲愴惻也

雞臺

在郡西北四里乃吳明徹增築登臺也煬帝常于此游恍惚遇陳後主後主指其侍女曰此張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時麗華方倚臨春

閣試紫毫筆書小研紅綃作壁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至今日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帝悟此之恍然不見夫陳隋之荒亡相類而帝較劣臺前夜遇得非帝之精魂自爲顯弄耶

隋堤

按大業初開刊溝入江旁築御道樹以楊柳謂之隋堤堤今不復可考然計稱二百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青空有長條繫人亡

國之恨耳

王鈞釀

在府城西煬帝葬宮人處昔人詩云應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棲故國青山美人黃土可勝憑弔

平山堂

在府城西北五里宋郡守歐陽修建每政暇與客嘯詠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歸又以江南諸山皆拱揖于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山特爲此地拖藍獻翠耳或乃謂

山色借江南何言之陋也

明月樓

今失其處和傳元時富室趙氏建以延客者一時題咏甚多皆未愜意趙子昂偶至廣陵主人延之卽席題云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趙大喜徹酒尊爲壽至今傳爲勝事夫子昂之句誠美矣然顧阿瑛不可復見時無好事者遂令明月二分竟作淒涼世界良可歎哉

竹西亭

說鈴

揚州鼓吹詞序

八

在官河北岸禪智寺側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
是揚州因名竹西向子固以歌吹易之紹興毀於火
郡守周淙重建遂復舊名今復弛廢治游勝地鞠爲
茂草並所爲十二樓者皆不可問其址奈何

芍藥廳

在郡城東五里禪智寺前向子固所建花時聚一州
絕品于其中人爭購之喚爲花市宋韓琦守廣陵忽
開金帶圍四朵時王珪爲郡守王安石爲幕官及陳
升之來謁公命開宴折花各簪一朵後四人相繼入

相蓋花瑞也今廣陵芍藥其盛不復如前及金帶圍
者絕不可得時無廬陵花神亦復憔悴矣

九曲池

在府城北七里煬帝將幸江都命樂府作水調其音
淒苦時樂人王令言子當從駕夜于戶外琵琶彈翻
調安公子曲令言聞而唏噓曰宮君聲也此調宮聲
往而不返帝不歸矣後果然

二十四橋

出西郭二里許有小橋朱欄碧甃題曰烟花夜月相

傳爲二十四橋舊址蓋本一橋會集二十四美人於此故名郡志謂在城內有廿四橋今不可考然禁禦繁華風流盛事尚可想見讀杜舍人之作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則其荒涼景色在唐季已然矣

雷塘

在城北十五里名雷塘煬帝每攜宮人來遊後卽葬此羅隱詩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亦已慘矣今塚已平並所謂墓田數畝更不復爲阿廢所

有茫茫野土餘魂何在覺三十六封書不抵淳于一夢

雲山閣

在府城南宋守呂公著建值中秋落成宴客其上泰觀以舉子入謁呂素聞其才請卽席題句詩成未云二十四橋人望處台星已在廣寒宮一座歎賞觀由是著名焉噫據案作草古人所難如觀之才誠不易得然非傾望如呂公者不足以發其聲甚矣人之相知未可易言也

紅橋

在城西北二里崇禎間彤家設以鎖水口者朱欄數丈遠迤兩岸雖彩虹臥波可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檻鱗次環繞綿亘十餘里春夏之交繁絃急管金勒畫船掩映出沒于其間誠一郡之麗觀也然老人歡場殊難相得

廣陵濤

在城東利津門之南庚申秋官河水涸下露二泉其水上湧瀾翻不竭謂之曰濤信有然矣枚乘七發云以八月觀濤於廣陵之曲江卽此地也夫廣陵之濤在漢已艷稱之而今曲江之名多無知者豈山川之顯晦亦各有時耶夫物之顯晦尚亦有時而况于人乎况于人乎

梅花嶺

在廣儲門外明萬歷中太守吳秀開河積土而成舊名土山後樹以梅因名有塘有池有樓有臺又名崇雅書院蓋諸生講業并諸大夫期會所憩也今毀嶺前有史相國可法墓乃郡人葬其衣冠處也嗟乎芳

樹摧殘一坏空在謝臯羽不免作西意痛哭耳

淳于棼宅

在城東十里按李公佐南柯記淳于棼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一株夢槐安國王召尚金枝公主大獵靈龜山出守南柯郡爵邑寵貴二十年及覺乃悞入古槐蟻穴耳棼事之有無誠未可信然古今人同在夢境夢固爲夢醒亦非醒醒者夢者互相嘲弄大地茫茫何多螻蛄也

茱萸灣

在城東北十五里今名灣頭蓋吳王濞開通海陵倉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者今多爲郡人送別之所然山淮入海由南至北皆取道于此逝水滔滔古今不息吾不知往來其中者有幾何人也扣舷而歌能無長嘆

匡廬紀游

武進吳闡思道賢著

歸宗寺

出星子南郭循湖濱而行空翠映波層烟如織遙望
綠雲杳冥松色與山光滅沒則開先萬杉諸寺也過
東古山十里渡石梁竹木翠陰蒼森夾徑聽澗水潺
湲聲不覺抵歸宗寺

墨池

歸宗為右軍故宅殿右墨池存焉

金輪峯

歸宗寺後亭亭如天柱翠黛千尺爲金輪峯峯頂有鐵塔藏舍利

復生松

歸宗寺有古松凋殘斧斤中已朽矣達觀大師石填其中土封而祝之遂復蒼鬱老幹分披有竿雲覆石之勢

玉簾泉

由歸宗寺後登松嶺千餘步折而西澗水奔湍下視

杳冥云是右軍養鵝池策杖而上則大悲岡岡長不及里左右臨深谷岡盡攀鳥道側身捫蘿過石壁行漸下高竹數千竿生石澗旁遵澗過石梁有巨石上架小樓三楹憩樓倚窓三面皆緇壁瀑水百丈噴珠壓窓六月如深秋也故名玉簾泉

簡寂觀

距歸宗之北三里爲簡寂觀是陸脩靜養道處古松十九株爲魏晉時物偃者拂地聳者入雲虬枝古餘圖畫所不能寫藉草而坐聽龍吟半日

日照菴

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崗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
日照菴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峯縹
緲插雲卽太白讀書處也

黃厓

由日照菴東行六七里則黃厓下視開先在綠雲杳
冥間石壁萬仞樵逕盈尺行瀑布之上下聽水聲如
雷逕盡爲黃厓寺

空生閣

黃厓寺後有溪溪水奔瀉聲喧亂石中循溪而行入
山洞洞後有梯級折而上又出石門上構茅屋曰空
生閣閣前巨石成臺石壁千仞竹木蒼翳坐閣中遠
眺彭湖水烟帆影近人襟帶間下閣探瀑布源途窮
而返

文殊臺

談匡廬之勝者輒首瀑布而游匡廬瀑布者率皆遠
望而未近接下黃厓里許一峯孤撐則文殊臺去瀑
布咫尺耳側足過飛梁見石壁陡削匹練倒挂不可

端倪長溪亂石與奔浪相間如龍鱗蜿蜒也

開先寺

由黃崖鳥道而下則開先寺入寺有橋名招隱喬松千樹皆南唐以來舊物夾道千尺亭亭如雲天地黛色松下行百步折而北拾級登臺始至寺門望黃崖瀑布已在天際矣

青玉峽

由寺後行石徑百餘步則爲青玉峽地當瀑布下流水可鑑鬚髮飛流三折入潭而歸溪

萬杉寺

由開先左取道至萬杉寺亂山環繞翠黛幽深殿閣參差金碧壯麗如入李將軍圖畫間

棲賢寺

游萬杉之後旬溽暑平金風起結伴作棲賢之游出北郊七八里登崇岡崖岫千疊白雲往來好鳥弄晴半似暮春時也十里渡棲賢橋喬松千萬岡林高下屈曲成蹊空翠侵人萬籟俱寂但水聲澎湃如雷人行於瀑布奔流間耳

玉淵

廬山之東七十二水至棲賢合流而歸壑水勢觸石怒流注空斜飛十餘丈而後墜怪石突兀危崖嵌空登臨其地覺風雨雜沓矣

三峽澗

玉淵之水由石澗奔流越棲賢橋而歸于湖坐橋下石壁陰森綿延屈突隱見玉淵飛流如在天上東坡先生以為瞿唐三峽遂磨崖而誌之

招隱泉

橋東有泉名招隱勺水耳取之不竭

白崖

棲賢寺後涉溪而東行漸高岡陵高下流水潺湲田疇廬舍雞犬桑麻依山臨流各具一趣徑盡登峻嶺行松林中石壁陡削鳥道懸崖俯視雲霧徑斷梯而上鑿石置葺閣閣左奇石插天懸泉百丈逼窓而下閣中雖當暑必挾纊乃可坐閣左有大小石屋二可坐臥前臨絕壑遠眺彭湖蒼蒼水烟極目無際乃郡丞李藹思讀書處

白鹿洞

距棲賢十餘里則白鹿洞洞外書院為考亭朱夫子
講學處廟貌魏煥絃誦不衰正當五老峯之麓

太平寺

余自丁巳游匡廬迄庚申越四載矣再抵星渚于九
月之望與李梅子聯騎出北郭時陽景欲墜四山無
色獨返照射五老峯巉巖嵌空須眉歷歷渡松四十
里折而東循小徑石磴紆迴而逗于樹杪四顧岑寂
忽聞鈴鐸吟風穿林跡之隱見樓觀同游者云此太

平寺遂止宿焉

凌霄崖

由太平寺左尋徑披榛行里許抵凌霄崖竹木挺秀
蒼翠澗衣宿露未晞旭日照耀拾級而登遙望五老
峯白烟環繞吞吐變化獨大乙紫霄兩峯兀然近入
入寺樓閣紆迴近倚石壁為故南城令苗公鳩葺

馬祖洞

洞在凌霄寺後咫尺怪石三五突兀似小山石上生
古松盤曲如蓋穿石而過有石崖嵌空如屋有間僧

誦梵經其中是爲馬祖習禪處

青松舍

距凌霄崖右二里則青松舍茅齋三楹面深壑齋中
宵靜曠朗爲可琢上人誅茅新建者開後窓正對五
老峯峻嶒秀拔近若咫尺也

木瓜洞

青松舍右登峻嶺折而南亂石嗟峨古樹屈曲幽禽
啼欄叢菊綴道行二里則木瓜洞向聞此地有羽客
可談真者抵洞石厓如屋黃葉滿地岑寂無人但遠

眺千林紅葉悵然而返也

白石菴

還故道下崇岡里許則白石菴

二層厓

二層厓居五老峯之半由白石菴後拾級而登路極
陡峻行四五里回望彭湖如帶星渚如杯五老迎面
而立如斧削如冰裂如虎豹之蹲如芙蓉之簇千萬
狀態不可端倪也

獅子峯

二層崖之左越嶺而攀鳥道揮白雲超絕壑有龐眉老僧曳杖而止憩焉仰而望見三峯縹緲一峯銳而挺一峯左顧而欹一峯右顧而弭耳皆有形可象而難為名欲尋五老之舊又杳不可問久之恍然曰余聞匡山有獅子峯此其是耶僧曰然

觀音崖

由二層崖右松嶺小徑行數百步折而南有崖累石為塔上有古松盤曲婆娑少憩其上下視絕壑萬仞白雲杳冥覺置身處非復人境崖前巨石百尺宛如

白衣大士亭亭雲際同游者曰是崖以觀音名子其見否

金雞峯

由觀音崖下百餘級走鳥道捫蘿側足行五六里遙見一峯亞于五老峯顛有石鼓翼而嘘雲霧是名金雞峯

金鵝峯

由金雞峯繞峯尋道得樵徑濶不盈尺下臨絕壑行四五里漸下則金鵝峯叢篁夾道千峯迴環中有蘭

言金
若幽邃可偃息

金沙菴

過金鵝峯陟嶺而下二三里則金沙菴青松千樹翠竹萬竿菴不甚宏麗而高敞可喜

白崖

由金沙菴松嶺策杖而上折而左里許則白崖昔年紀游已畧述其槩時山吐白烟風雨欲至遂宿於崖上夜聽瀑水聲如松風萬頃生于枕簟間曉起推窓四望烟霧游漫如舟行大海中四面波濤不復知有

世界微風東來田氣舒卷忽而一峯乍見忽而絕壁半開忽而千巒中斷忽而萬壑合冥恢竒秘幻不可摹擬少焉陽烏漏光雲收入岫凭欄俯眺見白雲乍疑有團團如輪者有飄飄如絲者有綿綿如雪者有漫漫如絮者俱橫塞山麓罅隙間青松紅葉怪石奔流湖光一片山城半角或隱或見又如天孫織錦五色炫目匡廬幽賞無過于斯觀止矣遂策蹇而還

白鶴觀

余兩游匡廬終以未登五老歷天池爲恨白崖歸之

後旬將束壯問筠州許明府印渚邀余遍歷名勝遂
尋北郊故道至王陽坂右行里許憩於白鶴觀觀居
五老之麓唐道士劉混成修煉處坡公游屐經行極
稱司空表聖碁聲旃影勺能爲寫照今漸委荒烟宿
草間矣唯門前古檜綠葉婆娑或不改舊時風景也

棲賢寺

余丁未夏杪游棲賢寺坐玉淵對五老頗極幽賞前
旬從白崖歸再憩寺中秋山曠朗別一風景猶以匆
匆言旋爲恨茲從白崖觀小徑行二里度棲賢橋松

烟藜鬱草露沾衣薄暮抵寺遂止宿焉凡三過矣

歡喜亭

早發棲賢循澗而行青松紅樹微含宿露旭日未起
清氣襲人行四五里路漸高過廬祠口拾級而登十
里則歡喜亭亭居匡山中路越匡廬而過潯陽實周
行也路峻磴險行者至此稍可宴息生歡喜心名實
稱是

含鄱口

由歡喜亭鼓力而登復二三里則含鄱口兩峯相介

過此路復平坦千峯環繞一澗平流竟不知置身天際但由山北而趨星郡者至此則鄱陽千頃盡在眼前萬壑縱橫雲生足底豁然大觀耳目一變也

金竹坪

入含鄱口坦途而行二三里復臨深壑松杉夾道磴道紆回斜日照曜猶凝冰雪山北地陰而土寒也行五六里登崇岡長松萬株臺亭挺秀有寺名金竹坪基址平廣樓閣宏麗鐵船上霄諸峯列于前天池香爐諸巒嶠環于後金竹正居匡廬之中云

天池

金竹坪下嶺尋樵徑度將甯山石徑陁仄捫蘿而行六七里一峯特立峯顛有寺殿覆鐵瓦前有池方丈許冬夏不涸是爲天池

聚仙亭

寺西不數步有亭名聚仙 天眼尊者周顛仙赤脚僧徐道人王陽明先生顏真卿額焉

文殊臺

亭西有石臺高丈許平若几案上置石亭塑文殊像

古松一株屈曲如蓋葉短枝虬舉手可摩其顛實千年物也登臺下瞻壁立千仞楚山溇江隱見在目

清涼臺

由天池小徑沙溪而行二里怪石如屋突兀橫疊似無路然近乃見谷口下臨絕壑策筇杖藜搥衣踏石磴極斗峻舉足撐額盤跚乃可下歷數千級磴道盡捫石而行里許懸崖塞路幸去地三四尺僂僂而過見草樓倚絕壁清修者居之由樓前石級而下路絕獨木爲梁猿引而度復行數十步路又絕古松架橋

長一丈許濶不容尺下臨無地過此則清涼臺臺廣三丈許四鄰絕壑乃巨石拔地而出神斧斫削上銳而下平實造化之神奇也坐臺上南顧則鐵船將軍兩峯如一峯而裂者怒濤歎薄瀉於兩峯間北顧則天馬峯縹緲插雲獅子峯突兀嵌空勢吞諸勝東顧有巨石方如印綴絕壁上而不墜有片峯薄如屏風下有斷痕迎風而不折西顧巨谷逶迤中有石阜圓如城郭而陡削而中斷是爲石門是惠遠諸道人游宴處也睇石罅中隱見楚山千疊天約週遭不及三

言金
里而靈奇百出洵爲山北絕勝云

獅子崖

始下清涼臺歷石磴百級橫行數百步則獅子崖崖石嵌空如屋之半下有平臺若掌中架竹樓有習靜者居之

御碑亭

游清涼臺還至天池遵平岡而行青松紫藤蒼筠紅樹中岡盡一峯前峙則御碑亭舊傳有仙于此乘白鹿上昇名曰白鹿昇仙臺明太祖製碑鐫顛仙傳而

建亭于此蓋有取焉

佛手崖

面御碑亭峯迴不數步則佛手崖崖高深三數丈崖口石參差如手之俯而五指歷歷崖盡有石黑質白紋乳泉涓涓不絕而成池

訪仙亭

亭去崖數十步沿石壁而行鑿山構亭曰訪仙謂顛仙也亭前有磐石突出下臨絕壑好事者鐫竹林寺三字其上

大林寺

由佛手崖西北行里許則大林寺古木蕭條黃葉滿地金碧剝落苔蘚盈堦獨古檜一枝大數十圍高千尺云是支公手植迄今二千載矣

祖塔

大林寺之南曰祖塔荒山寂歷樓閣半頽有鐵塔高丈許下坐赤脚僧蟬蛻亦一古蹟云

黃龍寺

由祖塔而東北行四五里越嶺度溪路極紆折有寺

名黃龍爲明神宗香火院三大士阿羅漢皆滇南銅鑄者生氣勃勃如觀僧繇畫也

硃砂菴

遵金竹坪故道仍出舍鄱口東南五里折而北則硃砂菴石澗水喧荒齋寂靜正面五老第一峯之陰

五老峯

由硃砂菴東行里許登嶺折而南復登一嶺行五六里始至第一峯紫霄亞其肩金雞附其足遠眺湖山顯晦千里豁然長嘯空谷應聲不數百步轉而登第

言金
二峯所見如之更轉而登第三峯是爲中峯視諸峯
挺而獨出時午日陽和天無纖雲下視二層觀音獅
子三峯茅屋散布緇流往來歷歷可數彭湖如帶環
繞足下諸山撲地如培塿田疇萬頃山川繡錯又如
碁局以青白相間縱橫歷落酌酒極目樂而忘返以
從者苦饑下至青蓮寺飽食興未已鼓力策杖再上
中峯躋峯顛有巨石吐于絕壁乃解衣縛帶猿引而
登蛇下行視峯巒詭譎不可端倪有挺立如竿者有
壁立如屏者有蹲踞如獸者有飛舞如鳥者有割裂

千丈直下而中分者有鏡削萬仞鏡平而斗絕者要
皆上接太虛下臨無地又如積雪成山日色銷鎔嵌
空玲瓏自成奇險僅可目遇不可意擬匡廬絕勝無
過於斯

青蓮寺

下五老峯還至青蓮寺秋山翠老古澗水喧落月近
八疎星欲墮深山暮宿殊有清景

文殊院

早起穿林分宿莽而入陟崇岡千餘步則文殊院院

面五老中峯之陰中有隱者三十年不下山如桃源
中人不知有漢也

九雲寺

青蓮寺循澗而行兩峯之介山陡地逼如夏雲連綿
屈突橫亘數里是爲九雲屏寺而九雲之中青嶂週
圍不聞鳥雀聲蓋匡山極陰處也

綠水潭

由九雲屏依澗而行路絕捫壁以跼下臨深澗怒流
滿迅過此勢漸平一溪溶溶水色紺碧風浪水石相
織如地綠玉千片于琉璃盃中中有黑影如釜沉是
爲龍潭祈雨者于此致禱焉

一線天

過綠水潭踏澗石而行里許策杖登嶺路漸高一山
劃裂如試劍石中分而高深十數丈路窄容一人行
行數十步旁有兩洞深不可測相傳爲竹林寺後門
亦好事者臆見歟

三疊泉

五老也陰衆水會而成溪長數十里繞九雲屏而東

言金
注溪盡絕壑千丈瀑布迅注凡三壘始下玉川門由
一線天登嶺折而南峯迴崖曲三壘不全見近麻姑
崖有孤松倚絕壑抱松擲身憑虛下眺始見匹練三
折掛于青壁玉簾護其高黃崖遜其幽匡廬瀑布斯
爲第一也

凌雲舍

由麻姑嶺而下徑不盈尺且陡絕無階級踞步乃可
下稍捷蹶躓矣行六七里青篁夾道黛色蒼蒼精舍
倚峯峯石巉巖如奇雲是爲凌雲舍

玉川門

廬山之秀鐘於五老五老之秀凝結于玉川門自凌
雲舍依山而行里許亂石突兀水行石門作鏗礚聲
蓋三疊泉下流也踏澗中石策杖而行高低砒砒兩
足不並立如是者里許見巨石二高三四丈倚古松
飛流從石澗落捫石而轉歷石磴數千級有石崖玲
瓏如屋而穿睇之白石青松古藤似覽鏡中圖畫然
偃僂而過蒼翠森然別一天日右倚石壁色如鐵左
臨高峯翼如鵬無寸土無纖塵唯精舍數間畧似平

言金
地階下巨石四五亞以竹木雲林丘壑當不是過舍
後崖谷透迤蒼翠杳冥三疊泉奔注而來水露陰霾
見天僅一痕也

游雁蕩山記

毘陵周清原蓉湖著

浙東濱海郡多佳山水天台雁蕩尤著晉孫綽賦天
台至比于蓬萊方丈而不及雁宕謝康樂守永嘉關
奇境殆盡雁宕無聞焉相傳趙宋時其迹始顯豈山
川闔闢顯晦亦各有時歟將其地險僻雖以康樂
之好奇不能至耶天台上應垣宿因山以名郡縣信
如孫綽所賦佳勝可知特其山去郡遠余匆匆按部
不能往比自台赴永嘉路出樂清縣則雁宕在道左

焉大荆樂清戍也去縣治百四十里所過官道多峻嶺計程必兩日始得達余以十月十二日抵大荆訪雁蕩所從入但迂官道十里便得一游且到縣仍兩日耳天余以使至觀游非所急然以千古名勝近在肘腋必迴車裹足豈人情哉翼日遂賫糧以行賓客之自負好奇者皆與焉憲事僕役凡三五輩其簿書行李皆遣自官道去通計入山者十有四人太荆城旁有高山上立烽堠海潮嚙其下或曰五更觀日出極佳濱海諸郡山皆歷歷可指客先有振衣欲往者

至是以專意雁宕不果去

老僧巖者雁山門戶也去大荆五六里高可數千尺低眉偏袒絕似老僧海氣觸山石侵曉皆成白雲或橫亘蕩下遠望之儼若跌坐狀行益近雲氣稍薄比至岩下巍然立石耳一肩一項乃是兩峯自此林木蒼鬱崖石嶄削徑紆壑邃漸入佳境矣

聞天台有石梁焉蜿蜒跨空飛泉萬丈出其下游者目搖心悸多不能度蓋奇境也雁蕩山乃更有石梁洞洞可容千人坐石梁環洞門起長數十丈扶筇女

蘿雜綴其上畧如蒼髯老龍飲澗作攫挈之勢亦一
奇境也顧余聞天台石梁高駕絕頂重以瀑布增勝
而此獨偃蹇岩下想當少遜耳洞下南出百里許折
而西行有謝公嶺自嶺以東皆爲雁宕東外谷

踰謝公嶺而西始無負土山山石乃盡立蓋別有天
地矣嶺下有大澗度危石至澗南望澗水上源夾岸
樹皆蒼翠一色山從蒼翠中拔起各數千仞如斷岸
如築馳道如重城睥睨其羣峯如劍如槩如華表如
竹抽籜如靈芝如獸伏如鳥整翮如人立或坐如合

掌奇幻詭怪不可殫述右徑出諸峯下行里許得古
寺寺名靈峯不虛也寺旁爲靈峯洞直上凡歷八百
級深廣倍石梁之四高可六七丈髣髴人間大廳事
泉從石縫下滴廳事中如壓小槽如消雪洞外青天
一片下廣上銳空明翠滴驟張目絕似大野中望見
遠山者尋入寺作苾芻之饌緩步出舊路憩菱筍峯
下客臥石隴飯多不肯去意謂山水奇境至此觀止
也西靈峯五里而寺者曰淨名精舍老僧曰啟藏頗
不俗精舍在深谷中數過絕澗始至門前有地寬平

百畝果木皆成行列其後軒面石壁如百尺墻墻下
雜植花竹條葉鮮麗長如春時指前列藥爐茶臼架
上多名人手蹟皆題咏甌越諸山者卷帙各精緻有
法兀坐斗室中檢點移時令人有超然之想僧徐言
靈岩佳處余問何如靈峯僧笑曰過之賓客繼至咸
請行興致躍躍遂起拉僧去

昔人謂雁宕實勝天台余未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
也比來靈巖歎此言當不虛云靈岩有寺廢久矣而
羣峯益刻露呈秀固知天地自然之奇非斧鑿所能

出稍一點綴反掩真色耳寺基負石屏峯峯高插天
左有峯曰展旗右有峯曰天柱高與石屏等天柱後
爲玉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二土人呼爲僧拜石
頗肖余坐廢寺柱礎上歷數諸峯爲各賦一詩贈之
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千步至龍鼻洞龍鼻水
出焉洞視石梁更隘而險倍靈峯獨秀卓筆兩峯在
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
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凡行四十餘里日
晡至馬鞍嶺啟藏辭去余率賓從步行至嶺上望觀

音諸峯既度嶺急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
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爲大龍湫明日可
一往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自寺中却行十餘里
往復甚費遂引車入谷緣澗行水聲潺潺遙見一峯
聳出哈呀其端却是剪刀峯矣南行又里餘徑始絕
仰視石巖高數千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
湫水直從岩頂飛墜空中散落如雨激亂石噌吰作
聲時初冬久旱始至時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
倒瀉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風聲颼颼吹雨過

隔澗從者皆走避余偕數客直至岩下諦視則岩端
出石脚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建瓶立未定鬚髮已
盡濕賓客皆大笑爲水聲所抑不聞也谷中多石莒
蒲着水尤鮮潔可愛詎那菴瑞鹿院皆僅存遺址而
已先是靈巖卓筆峯下亦有龍湫瀑布僅長三百尺
故特有大小之別

坐龍湫上不覺日晚適寺僧取茗椀至余訝其迅速
則自龍湫出里許谷中有小嶺甚銳卽寺後山也過
此便可直達僧廚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道遠客爭

言踰嶺便余無以難也遂相與鼓餘勇藉僧爲嚮道
凌轍而上初不知嶺之銳至嶺脊俯視則削若堵墻
寺中炊烟一縷從墻脚出寺後樹百尺皆負墻而立
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填積不可辨遙見寺僧直
下如瞬平地膽始稍稍壯然每一措足惴然如履春
冰攀附藤藟蠅聯而下卒皆無恙蓋天下事每失于
不及持而成于多畏故馳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
覆無所畏也世路險巖時時如行此嶺當無患顛蹶
矣寺四面皆高山夜坐望東北上僅見斗柄徐問僧

雁宕何處不知也但云相傳靈岩絕頂有大湖雁過
南海常棲止其中故名雁蕩水流山谷爲大龍湫蓋
不可至矣

晨起就路破崖出竹踏霜葉簌簌有聲二里許至能
仁寺亦久廢大鏤容數百斛置榛莽中是宋時物也
又西行爲丹芳嶺甚高峻凡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
開拓大小芙蓉山在焉自靈岩以東爲雁蕩東谷自
靈岩以西爲雁蕩西谷能仁至丹芳則西外谷也雁
宕山止此

樂清縣志載雁蕩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岩峯之得名者一百有二適所得十僅四五也客以未能悉至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澤稟天地之靈秀神工鬼斧奧區幻境何所不有此十谷八洞三十岩一百有二峯者亦人迹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疊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更勝靈岩之峯靈峯之洞龍湫之水者康樂旣不能得之于昔豈後人遂能盡之于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而與世推移吾曹過此慙也可遊則遊可去則去必將費時日棄政事冥蒐緹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放情遺世者之爲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曰過雷嶼及大小白沙三嶺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亘千里旁隸數郡其支山奔騰蔓延率皆畫海而止午後坐大白沙望湖初至時猶在數十里外倏忽抵岩下澎湃震撼崖石俱動天風吹衣裳蕭蕭然客相顧歎奇絕使昨日登大荆西山不知視此更當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簿書行李之走官道者已先數刻至亦兩日云

甌江逸志

石門勞大與宜齋著

王十朋字龜齡梅溪樂清人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
 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
 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
 禮其二子也此二語者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
 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
 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
 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嘗使之為十二牧其忠義

謬誤如此今世俗所傳荆釵記因梅溪幼史浩八罪
孫汝權實慙之史氏切齒遂令門客作此傳以讎
之蓋玉蓮乃梅溪之女孫乃梅溪同榜進士也史客
故謬其說耳又有一說玉蓮實錢氏本娼家女初王
與之狎錢心許嫁王後王狀元及第歸竟不復顧錢
憤而投江死二說頗異大約傳奇中如此假托附會
者極多不足深究耳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溫之永嘉人楊文貞所取一甲
三卷未決狀頭間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
面白豐美對遂以旋卷首晉及臚唱陛見貌寢甚衆
論悵然蓋所問者周旋所答者淳安周瑄也此數之
前定如此

季德卿福以選薦應順天鄉試先日主試者謁張文
忠文忠素嗜季接談頃方提季福姓名遽報客至起
而迎之未竟其說主試者謂張所注意謹誌之心初
未解其欲斥之也卒爲取之中式天以權相斥一儒
生如發蒙振落耳反藉之登名信有命哉

張永嘉字敬當國時有一教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

用手本而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家宰破例陞郡通守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瑞安黃醫名鳳素戒殺刻太上感應篇卽施無數已未春病劇恍惚被二役揖去至中途見三神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人奉行感應篇可速放回二役云快去黃以足疲不前役扶之歸已三鼓矣家人方灌以參湯黃遂甦備述其故病尋愈後黃年古稀鬢眉

復黑齒落更生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已而震雙目忽盲變驢鳴而死有人死而復甦見震在冥司冥主命吏藉之作驢震辨曰何罪冥主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旣爾願就善地冥主曰汝眼界自大俾覆兩目行磨受筆也蒙皮而去

東嘉有梅大猷者學神仙之術一日芹宮釋奠先聖大猷與其友某言曰天下丁祭多矣一聖人詎能

言金
遍降試同汝出神一占望之其友之術少遜于梅將
至學宮見前途擁衛皆溫境神也喝禁之足不能前
獨大歇得詣門首遙見先聖神位中一巨星炯然
餘無所見所遇截路之神一一與其友見者相同
明宏治戊午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者初不
覺兵部尚書馬文升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
春獨謂同列曰熊之爲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有
火災旣而禁中亦火或問孟春傲于古出何書孟春
曰子會記紹興己酉永嘉灾有此異余故云然不意

亦其驗也

闡然堂類纂云劉衡山懋功道雷震孔老人家事孔
故劉同巷居者孔有女嫁某氏而寡遺孤始孩鞠于
孔氏孔氏子通其乳母因與乳母謀是藐然孤者易
斃耳其產可攫而有也乃陰令所畜童購毒至伺夜
投之而以兒急驚譁明則瘞之謀定時初昏雷卽轟
然自雷從柱而下震孔氏子與童皆死乳母方手其
孤雷掛孤置几上震乳母死柱亦折兒竟無恙明隆
慶四年五月開事也嗟乎雷不震之于斃孤之後而

言金
竟全此貌孤也異哉

朱和尚者不知何許人負乾汞之術寓嘉福寺寺隣周大節胥役也知其術思欲奪之適其代巡至乃脅以左道惑衆以求必得朱無奈乃共對天設誓不妄傳人卽同周登寺山上采藥草授之屢試輒驗朱竟他往周得其術頓改故態頃之隣婦避疫寺中周挑以永金因而私之脫陽而死夫恃邪妄之財逞非義之慾天道豈容之哉吁今之術士以此惑人動稱燒煉可成以致紈袴之子俾其所愚家爲之傾者比比

然矣明理君子寧惑此哉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全鄉牛竟銜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爾能縛泥乎牛俯首就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平陽靈鷲寺僧妙智畜一貓每遇講經輒于座下伏聽一日貓死僧爲瘞之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

白貓口中出

永嘉場苦有遇仙者不知誰氏子曾遇異人授以醫術不假藥餌但遇物隨手試之無不驗者郡守某嬰風疾召之治一見卽手批其頰守大怒命左右收之仙徐云須用被蓋如其言發汗而愈又一人病喉癰且殆仙出片紙拭雞屎塗其口病忽如失永康馬自然治病不用藥第以杖擊患處或指之卽愈故知世間自有異術也

永嘉王子孝許隨其父鍊之任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有都御史來游園主人奇其夢語且伺之乃子孝也卽以是女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先是巡按雲南劾沐黔國罪狀離任數舍忽有物動搖喉下公疑爲蠱毒所中乃以己意研辰砂并燒酒飲之物則下搖腸閉又飲又下至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蟹者數千百而愈温州作蠲紙廣輿記所云蠲糖紙也潔白紫滑過于高麗吳越時供此紙者蠲其役故名賓退錄曰温州貢紙五百張其來久矣明開局于瞿溪差官監造何東園出守慮其病民用計潛濁其水製

紙轉黑乃以地氣改遷奏聞奉旨勘實方得除免此固愛民盛心但少此佳紙爲可惜耳

温州向有歲進如石首魚龍頭魚黃鮒魚蝦米金豆金橘等物張文忠當國奏罷之至編戶賦役嘉靖以前不勝繁困若買辦差解庫子斗級率至破產巡按龐公酌除諸弊行均平需鞭法民甚便之

吳門文公林乃徵明之父官永嘉時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公曰梨于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命盡伐去之中官大怒會公舉卓異將擢憲職中官讒之竟受太僕寺丞謝靈運西堂春草池在華蓋山下卽夢惠連得句之所靈運管流觴于此今遺跡尙存

明宣德癸丑溫守何文淵于明倫堂入諸生講書看群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如雷顧謂諸生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定有其人周公旋果狀元及第一宋邵澤延對日午未成一字有中貴人巡案見澤所磨墨甚佳意欲之邵卽與弗吝中貴曰上三日前御苑方建一亭名定一上謂若士人用此立說取爲狀

元邵得其說揮毫如飛中貴人奏曰陛下三日前建
定一亭臣竊見一士人用以立說上大嘉搜求此卷
得邵澤欲置首選時已取周田爲榜首群臣賀曰陛
下今日得周邵于是澤爲榜眼坦溫之平陽人

鄭剛中爲温州通判歲飢民流乃出俸勸糴賑濟守
曰恐實惠不及飢者鄭曰邑有構置乃以萬錢每錢
押一字夜山坊巷遇飢餓者人給一錢誠曰勿拭去
押字翌日憑錢給米飢者無過宜齋曰此是大經濟
莫輕看過然設有飢者詰晨遠來夜不臥坊巷者則

將遺之乎後之賑者尙須酌之

李臯字子簡爲温州長史未幾攝行縣事歲歉有官
粟數十萬斛臯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
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身活數萬命
利莫大焉于是開倉盡貸之飛章白劾上嘉之
永嘉王義民延僻居山中每以利濟爲念嘗曰散財
濟民其利有限可以長久者惟古之義倉而已得人
掌之其惠無窮也于是置倉貯粟凶散豐歛上聞降
勅旌爲義民復其徭役宜齋曰此事甚妙但行之不

能無弊奈何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

臥水得魚此王大保通神之孝也乃王梅溪大父林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父輔禱于井釣而得巨鱗進父病旋愈時梅溪年十一親見之

周坦未第時坐于觀橋市肆厲聲詬僕時有富春子孫君者少病醫過異人授以審音之術其于萬物始終盛衰恒以音決之聞其聲往揖之曰狀元何來耶周以給已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

王侍郎瓚初嘗讀禮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

遂于宏治丙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鹽爲業值寒夜治舟仙洋應氏之船枋主人有異夢因款留之遂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司成少宗伯應之物色亦奇矣瓚諡文定孝仁厚善體人情雖躋膺仕每歸鄉必設席邀其出酒至半必親執酌逐席勸酬慰勞及至某人席詢以近日生理若何答云去舊遠甚細叩其故則曰公家構樓妨碍所致也公笑曰此最易事何勿早言哉次日語家人曰卽撤某樓吾將更新之樓旣撤遂不復構

言金
順天蕭鳴鳳精于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
職罷歸舟次遇比部張公璉卽賜名季敬文忠公張
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
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
矣無不中者獨于僕與君而失之故曰何也曰僕自
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于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
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
遂別去張公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
既貴憶蕭公言卽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光山王相爲御史謫判高郵有精鑿時張羅峰文忠
以落第侯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表他日所就
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峰旣貴上疏曰王相以忠鯁
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寺少卿

温州州治宋時建紅霞閣簷外有紅梅二株又名紅
梅閣

趙彥楠尉樂清會大旱令循故事禱雨而責租益急
楠曰損歛已責所以招和氣也何禱爲已而果雨
郭若虛畫論有陶宏景永嘉邑居圖考之地志如未

流嶼寧烏山綠嶂山白泉爲石均爲宏景流寓之區
見有遺跡在焉第不知所圖者果何屬耳蘇長公詩
能使江山似永嘉則永嘉山水著名非一日矣

温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日間雲或黑或赤低
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
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或驅之謂之海動旣而暴
風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風稍
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
無慮百數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把微者一晝夜甚

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三數日
以報之謂之風報凡風雨作則無雷唯得雷而後測
霽止之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可虞迨秋冬
方始相慶謂可無恐方風之來狂暴而喧虺不止故
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風大率海濱多有之

宜齋曰康熙甲子六月廿九日狂風大起拔木飄瓦
人人驚恐繼得二日耳乙丑七月十六日天氣忽變
驟雨狂風或晴或雨幾至月餘真有如前所云者兼
之濕熱困人不能終日苦不可言日候雷發杳不聞

聲所云秋冬相慶何未爾也書此以誌悶

雁蕩山有東西內外谷諸峰險怪皆包在諸谷之中
嶺外望之都無所見東外谷之峰五東內谷之峯四
十八西內谷之峰與西外谷之峰各二十有四建寺
十有八朱相湧幢小品云雁蕩山前世人所未見卽
謝康樂好游亦未曾至宋真宗建玉清昭應宮因采
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
頗亦相稱云唐釋貫休咏雁山十八寺詩本覺凌雲
到寶冠能仁古塔上飛泉普門羅漢石門裡瑞鹿華

巖天柱邊古洞靈峰真際並靈巖霞嶂淨名連石梁
不與雙峰遠十八精藍繞雁巔

永嘉縣學在華蓋山下署中有一井甚古相傳仙子
所開其井之水甘美異凡井與泉相似井上刻容成
太玉洞天六字書法迺古可愛相傳爲王羲之書署
後有三生石爲茂草所掩余拂而出之頗平平無奇
廣輿記云黃帝時容成子修道于此宋仁宗三遣使
訪之但有三生石存焉卽此也

蒙泉在縣治東頗清甘或謂飲之則蒙昧貪冒殆與

吳隱之所飲貪泉埒與

仙巖山去温州郡城三十里許曲徑脩篁迥非人間
世其最佳者瀑布泉也張又新云劉伯芻稱楊子江
南零水第一及刺永嘉取仙巖瀑布水用之不下于
南零

太平清話云天下瀑布皆有聲唯雁蕩者無聲

一清泉在華蓋山麓泉甘且冽飲之已病泉左巖脚
鏗二詩去浮土乃見東山山下泉無塵長皎潔不須
比飲廉遠似天邊月混混穿崑出天上同一色不知

千百年誰是濯纓客隸書某庵題

温州向多娼家今已蔑有所可恨者其俗最好演戲
或于街市或于寺廟庵觀婦女如雲搭臺縱觀終日
不倦甚至有佻達之子以看戲爲名窺聽謔浪靡所
不至以至調情啟淫觸怒涉訟皆屢屢覓之此風俗
之最惡者亟宜禁之

温州之俗好巫而近鬼大率佛事道場靡不盡心竭
力以爲之不惜重費乃若正月初旬以至燈市十餘
日晝夜游觀男女雜沓競製龍燈極其精工大龍燈

一條所費不下數十金鑼鼓喧闐舉國若狂不數日
間付之一炬此種妄費亦當急爲禁革者也

温州四邑之柑唯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
產柑其大六七寸圍皮薄而味珍脉不結瓣食不留
滓一顆之核縫一二間有全無者一名真柑一名乳
柑一名御柑今罕其種矣鄉民間或有此種者亦秘
不與人恐間之上官來取索也宋時以温州所進柑
遍賜群臣謂之傳柑

王梅溪曰予往在夔食黃柑味頗佳然不及溫柑遠

甚劣知是物之檀美於甌者信有然矣真堪與蘭之
荔支稱雙絕云

永嘉金柑卽金豆獨名羅浮者或產于江北之羅浮
其品最佳故以地名之溫人去核浸以白糖入口香
美點茶絕勝

永嘉之士宜樹橘韓守彥直之譜是徵宋世產于西
山葉正則詩云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是也厥後
盛于隔江之河田而土鬪而南仙洋漸至于吳田地
氣之遷徙昔西北而今東南矣按永嘉之橘與浙西

之蜜橘相似其味甘美以無核者爲土廣輿記所云
乳橘卽此也

唐人酒多以春得名如拋青春松醪春之類東嘉豐
和春亦著名酒史蓋倣于唐也又有名碧露者徐昌
穀贈王敬止令永嘉詩有金盤湛碧露之句近今佳
釀號爲金酒者或謂色黃如金或謂釀法拘于金氏
未知孰是昔人有云永嘉及紹興酒絕佳勝於蘇州
吾又不知其何如也

浙東多茶品雁山者稱第一每歲穀雨前三日採摘

茶芽進貢一鎗二旗而白毛者名曰明茶穀雨日採
者名兩茶一種紫茶其色紅紫其味尤佳香氣尤清
難種薄收土人厭人求索園圃中少種間有之亦爲
識者取去按盧同茶經云温州無好茶天台瀑布水
甌水味薄唯雁山水爲佳此山茶亦爲第一曰去腥
膩除煩惱却昏散消積食但以錫瓶貯者得清香味
不以錫瓶貯者其色雖不堪觀而滋味且佳同陽羨
山芥茶無二無別採摘近夏不宜早炒做宜熟不宜
生如法可貯二三年愈佳愈能消宿食醒酒此爲最

者

永嘉歲進茶芽十斤樂清茶十五斤瑞安平陽歲進亦如之

按茶非甌產也而甌亦產茶故舊制以之充貢及今不廢張羅峰當國凡甌中所貢方物悉與題蠲而茶獨留將毋以先春之采可洪馨香且歲費物力無多姑存之以稍備芹獻之義取乃後世因採辦之際不無恣取上爲一下爲十而藝茶之圃遂爲怨叢唯願爲官于此地者不取于數外庶不致大爲民病耳

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茶卽明茶紫色而香者名玄茶其味皆似天池而稍薄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岩石上經冬不凋金星草葉上有金如星根中有黑筋如髮用以浸油能黑髮山樂官似金雀聲如簫管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尺餘則赴潮際生子生已輒稿唯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隋志云永嘉之俗婦人勤于紡績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爲雞鳴布今無有也

温州地氣和暖故茉莉最盛冬間置簷下不畏風不須遮護逢春發葉甚茂至有高一二丈者開花無算其小者亦丈許花亦不可勝計他處無有也蘭有四季蘭有秋蘭皆不可多得唯夏蘭家家有之不以為珍藉此差不寂莫耳

温州自百里坊至平陽時百里皆荷花王右軍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也永嘉譜云南塘舊以荷花名夾听又多橋圍為夏秋勝賞

王順伯為平陽尉嘗于九月詣村野道間見杜鵑花

一本甚高花開幾數千朵色如渥丹照人面皆頰訝其非時詢之土氓皆云此種只出此山谷一歲四開春秋獨盛

温州芙蓉高與梧桐等八月杪即放花九月特盛遍地有之登樓一望但見紅霞燦爛亦奇觀也最妙者名醉芙蓉晨起白色午後淡紅晚則變為深紅其樹宛若梧桐殊堪賞玩甌江又名芙蓉江者蓋謂此也至正庚辰四月九日崔履謙同知家雞生四足具五指越五日商周郁治中家雞亦生四足大抵衰亂之

世妖孽之生皆非吉事崇禎甲申何家園居民有雛
雛四足送余驗視未幾而寇變至矣梁天監中近臣
獻四足雛以為瑞者何其誕歟

宜齋氏曰東甌向稱沃壤名小杭州自耿逆倡亂偽
將會養性盤踞郡城逼勒富家助餉無一得免者比
比破家兵燹之後生計蕭條手足無措而穀賤更踰
于他郡以故官族舊姓坐食莫展日漸凋做嗟嗟今
之東甌非昔之東甌矣即幸海禁大開而貧窘之狀
依然如昨不知何日得返盛時氣象也豈不勝愴然

